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丛书

简明 高句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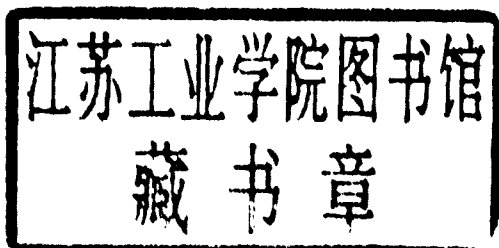
主 编/孙玉良 孙文范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丛书

简明高句丽史

主 编 孙玉良 孙文范
作 者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彦 尹传学 史长乐
华 阳 刘 炬 刘子敏
祝立业 魏存成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明高句丽史/孙玉良, 孙文范主编.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9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7-206-05801-1

I .简… II .①孙…②孙… III .高句丽—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1029 号

简明高句丽史

主 编:孙玉良 孙文范

责任编辑:桑一平 封面设计:郭馨涵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 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9.75 字数:334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801-1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册 定 价: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任：郅 正 厉 声

副主任：李国强 付百臣 邵汉明 刘信君

委 员：（按姓氏笔画）

马 彦 刘 炬 孙文范 孙玉良

李 倩 杨 旸 杨雨舒 陈玉梅

尚永琪 郑 敏 赵鸣歧 胡维革

栾 凡 黄松筠

前 言

高句丽，作为民族，最早是中国郡县制中诞生的一个少数民族，隶属于西汉玄菟郡辖区的高句丽县。其分布地区约当今富尔江流域。高句丽的先民当为秽人、貊人、高夷等。

高句丽，在中国历代文献典籍中，又作高句骊、句骊、句丽、高丽。其名含义，国内外学者有持“橐离”说，有持音近“介莱”说，有持“高台建屋”说，有持“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说，有持“高大黑马”说，有持“山高水丽”说，有持“铜”或“黄铜”说，有持“中京”或“中国”说，有持“首邑”或“上京”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透过高句丽的建国传说，可以得见，高句丽的始祖王朱蒙（邹牟）系夫余王室庶出的王子，其母当为侍婢。因王室内部矛盾，朱蒙率部族南下，至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建立政权，立国称王。这一年为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高句丽立国后，迅速征服沸流国，灭掉长白山东南的秽人国，势力已伸进朝鲜半岛，随后又征服了北沃沮。历经十余世高句丽王的苦心经营，高句丽伐百济、击契丹、攻后燕、占辽东、讨夫余、驱倭寇，至第十九世好太王谈德时，已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势力达于全盛。

在高句丽政权存续的705年间，自西汉时期开始，高句丽与中原王朝虽时有兵戎相见，同时也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和赏赐的衣帻朝服，不断向中央王朝派遣使臣朝贡。以长寿王至平原王期间，即南北朝时期为例，仅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向北朝朝贡即达95次，向南朝朝贡亦达21次。朝贡物品往往“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南北朝各政权对高句丽亦赏赐有加。

隋末唐初，高句丽政权开始由盛转衰，特别是宝臧王时期，泉盖苏文家族专擅权柄，军国大事决于一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加深。王族成

员贪图享乐，迷信佛道。灾荒频仍，战乱连年。整个社会人心动荡，国运大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在唐朝军事力量的沉重打击下，高句丽灭亡。唐在高句丽故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统之”。至此，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民族政权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高句丽政权灭亡后，高句丽民族也随之分化瓦解。其遗民分别流向中原、靺鞨、新罗、突厥和日本，其中以流向中原地区的高句丽遗民居多，而流向日本的高句丽遗民数量极少。严格意义上说，高句丽遗民在其政权灭亡之后，又逐渐与其他民族杂居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

本书从高句丽的族源、族称、立国、对外扩张、与周邻关系、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都城变迁、社会性质、统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建筑、石雕、壁画、碑刻以及高句丽的灭亡和民族解体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以期推动高句丽学术研究地进一步展开。

高句丽历史上下七百年，其盛衰成败，对这一时期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资料等诸多因素制约，高句丽研究仍有许多难点需要我们去破解。因高句丽故地地跨今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且与日本同期历史密切相关，故我们热切盼望中外学者共同努力，多侧面、全方位地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主编 谨识

2008年8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高句丽族源及族称演变	1
第一节 东北及朝鲜半岛的早期民族	1
第二节 铁器时代东北及朝鲜半岛的中国古族古国	6
第三节 高句丽先世高夷及貊人的发展	11
第四节 高句丽族诞生的时间及初期发展	16
第五节 高句丽族称的演变	22
第二章 高句丽王国的建立	31
第一节 汉玄菟郡及高句丽县的设立	31
第二节 高句丽的建国传说	36
第三节 高句丽的诸王世系	38
第四节 高句丽的继统制度	44
第三章 高句丽的对外扩张	51
第一节 高句丽诸部的统一	51
第二节 高句丽对夫余的吞并	54
第三节 高句丽向朝鲜半岛的扩张	58
第四节 高句丽对辽东的掠取	66
第五节 好太王的武功	71
第四章 高句丽同中原王朝的关系	77
第一节 两汉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	77
第二节 高句丽与曹魏政权的冲突	81
第三节 高句丽与慕容氏政权的争夺	84
第四节 高句丽同南北朝诸政权的修好	88
第五节 隋朝对高句丽的经略	91

第六节 唐朝对高句丽的征伐	94
第五章 高句丽与周邻的关系	97
第一节 高句丽对肃慎、靺鞨的驱使	97
第二节 高句丽对沃沮及鲜卑诸部的征伐	101
第三节 高句丽与百济的争斗	105
第四节 高句丽与新罗的争斗	112
第五节 高句丽与日本的交征	119
第六章 高句丽的王都	126
第一节 早期都城	126
第二节 中期都城	130
第三节 后期都城	141
第四节 高句丽都城的特点与演变	144
第七章 高句丽的社会性质及统治机构	147
第一节 高句丽的五部	147
第二节 高句丽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	153
第三节 高句丽后期的封建社会	163
第四节 中央集权与郡县制	165
第五节 高句丽后期官吏的设置和演变	174
第六节 高句丽的阶级构成	179
第八章 高句丽的经济	183
第一节 农业生产	183
第二节 手工业	187
第三节 渔猎与畜牧	194
第四节 商业与货币	196
第五节 水陆交通	198
第九章 高句丽的社会生活与民俗	207
第一节 简衣节食之俗	207
第二节 喜歌善舞、狩猎成风	210
第三节 祭祀、婚丧习俗	214
第十章 高句丽的文化	219
第一节 思想宗教	219
第二节 文学艺术	231
第三节 教育体育	234

第十一章 高句丽的建筑	237
第一节 城邑建筑	237
第二节 高句丽千里长城	242
第三节 高句丽的墓葬	243
第四节 寺庙、衙署与民宅	247
第五节 建筑饰件	250
第十二章 石雕壁画与碑刻题记	254
第一节 人像石刻、无字碑与石柱	254
第二节 古墓壁画	256
第三节 毋丘俭纪功碑	263
第四节 好太王碑	265
第五节 中原郡碑	277
第六节 冉牟墓墨书题记	279
第七节 安岳三号墓与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题记	282
第十三章 高句丽政权的灭亡与民族解体	286
第一节 统治者的残暴统治	286
第二节 统治集团的内讧	288
第三节 高句丽政权的灭亡及影响	292
第四节 高句丽民族的消亡	298
后 记	305

第一章 高句丽族源及族称演变

高句丽的先民，自古就是生息繁衍于中华大地上。自虞舜时代，至秦汉以降，皆有其发展演变的记载。探讨高句丽族源及族称的演变，是阐述高句丽历史来龙去脉的首要议题。同时，对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also 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东北及朝鲜半岛的早期民族

这里说的早期民族，主要是指高句丽诞生之前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民族，所叙述的主要是他们的分布、变迁以及同中原地区的关系。

据我国史书《大戴礼记·少闲篇》、《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远在我国传说时代，东北地区的肃慎、北发、山戎这三大原始族群就曾与中原有过来往。其中的肃慎应在今长白山东北地区；而北发亦简作“发”，亦即古书中的“貉（貊）”，应在肃慎之南，今辽宁省的东部及吉林中部东南部地区；而山戎则在今辽宁省的西部及河北省北部地区。及夏商之时，北发和肃慎继续同中原保持着朝贡关系。但至少在商朝晚期，东北地区的原始族群经过发展变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形成了许多新的民族共同体，并程度不同地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些民族的名字在《逸周书·王会篇》中被记录了下来。

《逸周书》原名《周书》，是记载周代历史的著作。据说，此书是孔子在删定《尚书》百篇之后剩余的关于周代历史的一部分史料。也正因为如此，东汉中期学者许慎（58—147）著《说文解字》时，为了同《尚书》中的《周书》区别开来，特在“周书”前加了一个“逸”字，名之为《逸周书》。同《尚书》类似，这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史书，所记乃是

上自周文王、武王，下迄周灵王，即西周、春秋时期约六百年之史事，是研究周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其中的《王会篇》第一次全面地展示了东北古族古国的真实画面，诸如稷慎（即肃慎）、秽人、发人（即貊人）、良夷、高夷的地域皆是可考而得知的。稷慎在今长白山东北的广大地区，而秽人则主要在今吉林省中部地区，亦即考古界所命名的“西团山文化”的分布区，他是夫余族的先人。高夷是高句丽的先人，分布于今吉林省的东南部浑江的中上游地区。发人分布在自医巫闾山以东而至今朝鲜清川江北岸一带。良夷亦即乐浪夷，他是古朝鲜的先人之一，分布于今大同江中下游地区。至于《王会篇》所载的东胡、孤竹、令支、屠何、山戎等，均是医巫闾山以西的民族。东胡分布于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孤竹是商族的一支，分布于今河北省卢龙县至辽宁省喀左地区以东直至海边地区。令支邻近孤竹，应分布于今河北省的迁安县地区。屠何当在小凌河下游一带。另外，据其他史书记载，彼时的秽人、发人向西可越过柳河和医巫闾山而同辽西诸族相接。关于山戎之族，已非原始族群之山戎，而应是经过分化后居于今冀北自七老图山至滦河流域、燕山、军都山一带的新的民族共同体。

商末周初，是中原地区社会动荡的年代，这种动荡的局面迫使一部分殷人及山东半岛海岱地区的东夷人向东北地区大规模地逃亡。其中以商朝大臣箕子为首的殷遗早在商朝灭亡之初就逃到了朝鲜半岛，建立了“箕子之国”。周武王出于政治目的，封箕子为侯。箕子集团同土著的良夷相融合，形成了古朝鲜族。殷人和东夷族移民的东迁，给朝鲜半岛带来了稻作文明，有段石锛和半月形石刀的传入，使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农业生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最早应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这种早期的青铜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应在辽西一带，但它向东北地区的延展至少可达今浑河流域，在今辽宁省抚顺市地区的考古发掘中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至少在商代晚期也进入了辽西地区，向东一直波及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影响的区域。考古界在辽宁法库县湾柳街村曾发现二件青铜斧和一件青铜钺、一件青铜削，在抚顺市望花区曾发现过青铜环首刀。这些青铜兵器和工具，皆具有浓厚的商文化色彩，说明商文化通过辽西向东发展的前锋也至少到达了浑河流域的貊人分布区，业已接近了高句丽先人高夷的分布区。

在辽西地区不仅发现了许多商代青铜礼器，而且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

西周青铜礼器和一部分兵器，尤其是发现了一些铸有铭文的燕器、箕器以及孤竹之器，一方面证明了西周之初的姬姓燕国的势力已达该地，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孤竹和箕族这两个殷人的遗支在此地亦有封国，但他们却接受燕侯的节度，并服侍于燕。“箕”即后来的“箕”，从北京地区以及辽西地区出土的许多器物来看，至少在商代，这一民族就已定居在这一地区。箕子不甘心殷朝的灭亡而远走他乡，也就是为了远离周人，这与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具有同样的社会背景和心理状态。但是，箕子的处世哲学同伯夷、叔齐是有区别的。伯夷、叔齐宁可饿死于首阳山，也不欲与新生的周王朝共事，但箕子却接受了周武王的分封。虽然周武王破例允许箕侯“不臣”（即行臣礼），但箕子觉得既然接受了周天子的分封，就不能不行臣礼，于是就在建国的第二年（周武王二年，前1045）前往中原向周天子述职，在路过殷墟（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时，伤感地哽咽起来，并写了一首《麦秀诗》以表达自己的感情。

周武王灭殷之后，迅速地接管了殷朝的所有土地，并分封诸侯，使其经营全国各地。值得强调的是，据《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武王克商之后，曾宣布：“薄姑、商奄，吾东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其中的“蒲姑”曾是商朝的方国，是东夷人建立的小国，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奄”即商的盟友奄国，东夷，嬴姓，在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燕”即指今燕山南北之地，亦即前述辽西冀北诸族的分布区。而“亳”应是“发”、“貉”的同音异写，指我国东北地区南部一带的貉人分布区。由此可见，东北地区自商、周时期即已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了。

但是，在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驾崩之后，成王（前1042—前1021年在位）年幼，周公旦摄政，三监不服，纣王之子武庚乘机勾结三监，联合东夷之族反周作乱，周公平叛获胜，将蒲姑和商奄之地分别作为吕尚和伯禽（周公之子）的封地，是为齐鲁之国。中国内地这一动乱，使殷人和东夷族又一次因受到打击而迁往海东，而由于政治的变化，箕子及其继承者均已无心同周朝保持联系，故而进入一个独立发展的阶段。朝鲜半岛的社会发展比中国内地乃至辽西地区缓慢，箕子集团虽来自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地区，但面对着朝鲜半岛原始落后的现实，也着实英雄无用武之地。再加上同中原失去了联系，更是无法迅速地改变朝鲜半岛的现实，只能遵循着土著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断地使其国家逐渐走向文明之世。

西周前期，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还是颇为得力的。据史书记载，周武王克商之后，打通了通往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道路，下令让各族派使者带着

土特产前来中原朝贡，以便使他们不要忘记其应尽的义务。肃慎人得知此事后，马上派遣自己的代表前往中原拜见天子，并献上了自己的贡品“楛矢石砮”。周武王为了宣扬自己怀柔远方民族的美德，用以教育后人，便在箭杆上刻上“肃慎氏之贡矢”，并把它赐给长女大姬。大姬嫁给了虞舜的后裔胡公（即胡公满），周武王又将虞胡公封于陈（今河南淮阳）。后来孔子游于陈国，恰有一只老鹰停落在陈国国君的庭院里，不久便死了，人们发现它身上插有一支一尺多长的“楛矢”，陈惠公便派人带着死鹰前往孔子下榻的宾馆，请教这位学识渊博的老夫子。孔子借题发挥，便讲述了上述故事，并强调周武王将肃慎的贡品赐给异姓诸侯，目的是让他们不要忘记作为臣子的诸侯国要尊奉天子这一本分。孔子还说，如果让官员到陈国的故府去寻找，就能找到肃慎人于周武王在位时所进贡的楛矢。陈惠公遣人去找，果然发现收藏在金柜中的肃慎贡物。

当然，肃慎之朝周，并非这一次，周公讨伐东夷胜利，肃慎遂派使者前来祝贺，周成王赏赐财物，并命周之同姓国荣国出身的卿大夫起草了一份赠给肃慎的文书。另外，周成王在位时，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建成，肃慎人同东北各族前往参加了周天子召集的“成周之会”，并献上了一种似鹿而名为“大麋”的动物，高夷献上了獐羊（羊而四角），良夷献上了名为“在子”的奇兽，秽人献一种名为“前儿”（状若猕猴）的动物，发人献上了一种善于迅走的像鹿一样的动物，等等。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朝觐活动，表现了东北诸族对周王朝的向心力。及周康王（前1020—前996年在位）之时，肃慎虽处偏远之地，但与西周中央政府的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

然而，西周后期由于北方民族的崛起，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力量有所削弱，但到了周宣王（前827—前782年在位）时期，又出现了“中兴”之世。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诸族的管辖，尤其是对秽、貊地区的管辖，特地在其分布区内重设了“韩侯之国”。据《诗经·韩奕》提供的资料，周初“固安”（今河北省固安县）之韩的后裔颇有贤德，周宣王册封其为韩侯，希望他发扬先辈的传统，为天子治理好“北国”，并命燕国帮助他在秽、貊之地修筑了新的“韩城”。韩侯果然不负王命。韩侯赴任之后，在秽、貊地区开沟引水，治理田亩，制订税则，发展生产，秽、貊之人皆安居乐业、感恩戴德，纷纷向周天子进贡，其贡物有白狐皮、赤豹及黄熊等。但是，至西周晚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腐败，逐渐失去人心，周幽王遂为申侯和犬戎所杀，西周灭亡。在这种形势下，燕国和韩侯之国在

东北地区的统治遭到严重的挑战，结果是燕国的领土大大向燕山以南退缩，而韩侯之国土崩瓦解，并有一部分韩人越海迁往朝鲜半岛南部，这便是“三韩”之“韩”的由来。

到了东周初期，辽西诸族纷纷叛周，尤其山戎更是咄咄逼人，有时候竟然越过燕国同山东半岛的齐国作战，严重地威胁着燕国的安全和生存。及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之时，任用管仲（前645年去世）进行改革，国力颇强，他以“尊王攘夷”相号召，联合其他诸侯国进行北伐，击走了山戎，征服了诸如孤竹、令支、屠何等辽西诸族以及秽、貊之族，为燕国扫清了障碍，燕国遂得以向北发展。但是，位于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的东胡趁机南下，迅速占领了辽西地区，顶住了燕国的北进，并成为燕国的北方劲敌。原居辽西地区的各族，有的迁往他地，而留居者皆为东胡所同化。统一的东胡族在自己的分布区吸收原住民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著名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而这一文化呈扇形向东北地区施加了强烈的影响。秽人地区的“西团山文化”以及辽东地区的貊族文化、高夷文化甚至于朝鲜半岛的文化均受到了东胡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春秋时期乃至战国前期，由于东胡称雄于辽西，故而东北诸族同中国内地的陆路被阻断了，但是海上的联系却方兴未艾。无论是古文献的记载还是考古学所提供的信息，皆可证明山东半岛同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远在新石器时代业已开通，有段石锛、半月形石刀以及稻作技术就是通过渤海中链条式的诸岛航线传播而来的。至于东北亚地区的石墓文化，皆可在环渤海地区找到其渊源。其中的支石墓，应当是由山东半岛迁来的东夷之族传播并在辽东、朝鲜地区发展起来的。据《管子》的记载，古朝鲜与发（貊）人皆曾前往山东半岛同齐国进行过贸易。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虽然是文学作品，但其中反映的齐国同肃慎和青丘的交往当是历史实际，其中的“青丘”应当是朝鲜半岛某地。及至战国时期，环渤海地区对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更是空前强烈。首先是方士文化传入朝鲜半岛，然后就是东胡文化传入朝鲜半岛。

所谓“方士文化”亦即道教文化的前身，它兴于战国而盛于秦汉。在《列子·汤问》和《史记·封禅书》之中，就记载了关于海上五神山、三神山的神话故事，战国时代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齐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燕昭王（前311—前279年在位）皆热衷于神仙之说，愿求长生不死之药，而某些方士受好奇之心或利益的驱动，不惜

冒险浮海求仙，寻找仙药，这就在客观上为传播环渤海文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外，考古界曾在韩国全罗南道完州的上林里遗址出土了3件战国齐式的青铜短剑，在庆尚南道的蔚山市下岱遗址第23号墓中曾出土二件战国时代齐式铜鼎，这就是齐人同朝鲜半岛来往的有力物证。

关于秽、貊及古朝鲜同东胡的关系，不仅从考古发掘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传播状况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从文献记载中也可以了解其大概。据《魏略》及《史记》的记载，燕易王十年（前323）自称为王，想要向东拓疆，竟引起了古朝鲜的强烈反响，于是，“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虽然战争没有发生，但可以看出箕氏朝鲜对燕人扩张领土的打算是何等之敏感。燕人东扩首先要吞并的应当是东胡，然后是貊人，最后才轮到箕氏朝鲜，箕氏朝鲜的反响，足见东胡、貊人唇齿相连的利害关系。箕氏朝鲜同东胡、貊人的交往，迎来了青铜时代的曙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物开始传入朝鲜半岛。

第二节 铁器时代东北及朝鲜半岛的中国古族古国

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进入铁器时代应始于燕人的东扩。姬姓燕国是周代所封的同姓诸侯国，建都于蓟（今北京城西南），其疆域主要在今河北北部以及辽西地区，西周前期颇为强盛，同东北及朝鲜半岛的关系尤为密切，在东北诸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中，燕国发挥过重要纽带作用。西周后期有所衰弱，春秋初期，处境颇为窘迫，正像《史记》所说的那样，他“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于强国之间，最为弱小，见灭者数矣”。但是，由于齐桓公的北征，为其北上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东胡的南下而顶住了其扩张的势头。及燕易王十年，改侯称王，成为战国七雄之中的重要一员。及燕昭王（前311—前279年在位）时，改革政治，招徕人才，国力始盛。公元前300年，燕昭王派遣曾在东胡充当人质的贤将秦开，率军击走了东胡，取地千余里，东胡退居其原住地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接着，秦开又军锋东指，越过医巫闾山进入辽东貊人地区，然后长驱直入，越过今清川江，征服了箕氏朝鲜及其南邻真番部落，之后便退军至清川江北岸，同箕氏朝鲜划定以满潘汗为界，各守其疆土，燕国在边境地区还设置了官吏进行有效的管理。

所谓“满潘汗”，亦即后来西汉的番汗县之所在地，亦即今朝鲜平安

北道的博川之南的博陵古城一带，考古界曾在这一带发现过燕国的兽面纹半瓦当，说明彼时在这里有过燕国的重要建筑。今清川江，在战国时称为汗（亦写作汉）水，秦时称沛水，西汉时称沮水，沛与沮皆同音异写。

燕人东扩之后，在东胡、貊人的居住区设置了五个边郡，自西向东是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其中辽西、辽东二郡是以医巫闾山为界而取其古辽东的西部和东部而命名的。辽东郡主要取地于貊人居住区，而清川江则曾是古朝鲜和貊人的天然界线，古朝鲜的领域向来没有越过这条界河。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有可靠的根据来加以证明。另外，燕国为了防备东胡等的侵扰，在五个边郡的北部边缘地带自西北向北修筑了一条长城，这条长城的具体走向是：西起今河北省的独石口北、滦河南的大滩一带，东经围场、赤峰、敖汗，再由奈曼、库伦南部进入阜新，又经鄯武、法库而至开原一带，跨越辽河，然后折而东南走，经铁岭之东以及抚顺之东，南下经本溪而越过太子河上游至宽甸之境而达鸭绿江北岸，与朝鲜境内的“大宁江长城”隔江相连。“大宁江长城”的走向是：南起平安北道博川郡中南里，向北经博川郡元南里，宁边郡古城里，泰川郡龙兴里、鹤塘里、德化里、丰林里、阳地里，东仓郡鹤峰里、鹤松里、凤龙里、鹤城里等，直至东仓郡新安里。《史记·朝鲜列传》中所记之“辽东故塞”，就是指这条长城。这里要特别提示的是，燕国辽东郡的东部边界曾发生过变化。据考，大约于燕昭王在位晚期，燕国又进行过第二次拓疆，他越过了长城线，兼并了位于今朝鲜慈江道一带的“貊国”和浑江流域的小水貊、古高夷的土地，并将其纳入辽东郡的辖区。关于这一点，从古文献及考古发掘中均可找到可靠的根据。《山海经·海内西经》有“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燕，灭之”的记载，同书《海内北经》有“朝鲜在列阳，海北山南，列阳属燕”的记载。其中的“大泽”应指今内蒙古昭乌达盟的达赉诺尔，而东胡即在其东边的西拉木伦河一带。所谓“夷人”，即指高夷，其方位即东胡之东；“貊国”应是古貊人建立的一个部落小国，而“汉水”亦即“汗水”，指今清川江，故而貊国应在今慈江道地区，以鸭绿江为界与高夷相邻。“列阳”即列水之北，列水即今大同江，今大同江上游和清川江以北，恰是燕国的辽东郡辖区。从考古发掘来看，上述辽东郡地区发现了十多处燕国的明刀钱遗址，并出土有燕国的铁器，而在界线以南，燕国的明刀钱以及铁器遗址是一个也没发现，直到卫氏朝鲜时期，古朝鲜领域才开始出现铁器。

但是，燕国的铁器向北走出了辽东郡的辖区，广泛地传播出去。考古界在辽北昌图县境内发现过战国晚期的5件铁镢；在吉林省桦甸县境发现过战国铁镢和铁镰；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团结遗址出土过战国式的铁镰，同时还出土了与春秋战国的豆相仿的高圈足豆和罐式豆；在朝鲜茂山虎谷遗址五期出土过铸造铁斧，其形制与战国晚期燕国所流行的形式相同，并且与被称为中国系的泥质灰陶器共存；茂山所出之铁斧，在朝鲜的会宁也有出土，类似的铁斧在俄罗斯的滨海州地区也有出土。因此，东北亚地区最初使用的铁器，皆起源于战国晚期中国燕的领域，这是由广大东亚铸造铁斧谱系的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继战国之燕而来的是秦汉。

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到了秦王嬴正执政的时候，国力大增。战斗力极强的秦兵横扫六国。公元前226年秦兵攻破燕都，燕王喜与太子丹率其精锐东保辽东，以襄平为其统治中心，坚持了四年之久，终于在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秦灭六国后秦王称始皇帝，并一改三代以来所实行的分封制为郡县制，加强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彼时，姬燕的边郡皆为秦朝所接收，辽东郡基本上维持了战国之制，但在征服朝鲜的基础上，又将燕国故塞向清川江以南延伸而直到今朝鲜平安南道江西郡的咸从里。

公元前206年，刘邦领导的义军灭掉了秦朝，前202年，刘邦称帝，国号汉，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而东北郡县则由燕王国接管。辽东郡与古朝鲜的边界则依然如故。《史记·朝鲜列传》云：“汉兴，为其（指古朝鲜）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浞水为界，属燕。”《魏略》亦云：“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于浞水。”浞水，即今清川江。东北铁器文化发生的早期，除了燕文化的影响外，尚有接踵而来的秦汉文化，尤其是汉代铁器文化的影响强烈而深远。从东北亚历史的发展来看，新石器时代所存在的仅是几个大的族群，到了青铜时代，开始形成了诸如《王会篇》所记载的那些早期的民族共同体，及至铁器的曙光出现在东北亚的地平线上以后，民族的重新组合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首先诞生的一个新的民族和国家就是夫余。这个民族或国家是在“西团山文化”分布区内诞生的，多数居民应该是原住民秽人，但其中也不无先后迁移而来的殷人、东夷、东胡、橐离人，这在文献记载和考古文化中皆有明显的反映。据《后汉书》和《三国志》的夫余传的记载，夫余国本是秽地，夫余王有印，其印文言“濊王之印”，而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这里所谓“自谓亡人”，所指